

人类一半是外星人 一半是地球人

你就是外星人！你身上就有外星基因，你的祖先，来自遥远的宇宙深处。

翻开本书，从《黄帝内经》中，发现你自己的远古秘密

HALF
HUMAN BEING
HALF ALIEN

外星人发烧友必读经典

李卫东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类一半是外星人，一半是地球人 / 李卫东著 .

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5452-0652-4

I . ①人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地外生命 - 青少年读物 IV . ① Q69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0571 号

责任编辑 : 吴 迪

特约编辑 : 王楷威

书 名 : 人类一半是外星人，一半是地球人

著 者 : 李卫东

出版发行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: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邮编 200040)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: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 :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: 21

版 次 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452-0652-4

定 价 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1章 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 / 001

我们每一个人，都不仅仅是一堆堆有序的蛋白体，一条条结构完好的基因链。同时，我们的身体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结构，存在另外一种非物理性质的力量。这才是真正的“我们”。

第2章 《易经》与《黄帝内经》里隐藏的生命未解之谜 / 031

《易经》和《黄帝内经》（当时这两部书分别属于不同的部落，有无数版本），它们都是关于人类生命的最高认识，《易经》是人体生命结构的符号模式，《黄帝内经》则是这套符号模式的理论解释和实际操作。

第3章 人类有两套生命系统 / 075

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，确实有一个另外的生命存在，我们只是它的工具，只是它的载体，只是它的奴隶而已。它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我们身体而存在的，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。这个看法是不是有点骇人听闻？但它确实不是我们的观点，而是《黄帝内经》中早就存在的观点。

第4章 藏象生命系统 / 119

1972年4月，劳伦斯带着改进后的仪器，来到了莫哈维沙漠的中部，这里30平方公里的范围都被火山熔岩覆盖，寸草不生。劳伦斯挑了一个23英尺高的火山山包，将仪器对准了大熊星座，他要证实上一次的实验。不久，他再一次听到生命的信号从空中传来。

第5章 世界上最神秘的事物是人类本身 / 149

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神秘？不是宇宙中可怕的黑洞，也不是北非耸立的金字塔，更不是美洲丛林中失落的玛雅文明，而是人类生命本身。人类的医学研究了几千年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。

第6章 人类在宇宙的旅途 / 187

其实人类生命的旅途远不止在地球表面上的微小移动。我们生活在地球的表面，地球每时都在围绕地轴旋转着，每秒大约运行458.8米；除了地球自转，它还围绕太阳公转，公转速度是每秒30公里，太阳又以每秒250公里的速度围绕银河中心公转，每年行程76亿公里，而银河系又以每秒600公里的速度奔向长蛇座。在这样大的时空跨度上，我们感到极度的渺小，简直脆弱不堪，就像是一小堆尘土，一口气就吹得无影无踪了。

第7章 藏象生命就是人类的灵魂 / 217

灵魂，是人类社会最最古老的话题，早在4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中，人们就发现了崇尚灵魂的证据。然而千百年来，无论科学怎样发达，人类社会如何进步，但都证明不了灵魂的存在，也证明不了灵魂的虚无。这是一道亘古未解的难题，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心灵深外每每躁动的根源。

第8章 人类一半是外星人，一半是地球人 / 263

我们人类实际上只是藏象生命体的负载工具而已，因此我们的未来，未必就是藏象生命体的未来，我们可以毁灭、消亡，但它们却不会随着我们的毁灭而毁灭，实验证明，它们可以脱离我们的形体而继续存在。

第9章 为什么星座能影响我们的命运？ / 289

藏象生命源自遥远的星际空间，那么它们对宇宙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有十分明确的反映，比如说，当距离地球十几亿光年以外发生了超新星爆炸，可能对地球人而言根本感觉不到，但对于藏象生命系统而言可能就是一次流感。这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在中医里我们要去关注那些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的星系，即二十八宿对人类的影响。

第10章 认识你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 / 311

《圣经》中记载亚卫的话说：“人类既然属于肉体，我的灵就不能永远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的寿命只能到120岁。”说得十分明确。这几乎与现代科学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。



第1章 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

我们每一个人，都不仅仅是一堆堆有序的蛋白体，一条条结构完好的基因链。同时，我们的身体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结构，存在另外一种非物理性质的力量。这才是真正的“我们”。

第1章 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

马克思曾说：如果希腊是正常儿童，中国则是早熟儿童。

阿拉伯世界有句名言：“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，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。”有两只眼睛的中国人，自豪地拥有最伟大的四项发明——指南针、印刷术、火药、造纸术。

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假如没有这些发明：哥伦布很可能会在大西洋中兜一辈子的圈子，而不会发现美洲大陆；达尔文先生的书房里会堆满腥臭的羊皮，上面写着《物种的起源》的大作；法国的风流皇后会用十辆马车拉着成捆的木片，因为上面写满热爱她的语言；当然，鸦片战争时射向虎门炮台的也不会是一发发炮弹，而是成捆的弓箭和粗壮有力的投枪。

但世人也许并不知道，中华民族在这四项伟大的发明以外，还有一项伟大的发明，那就是中医学，这是中国人的“第五大发明”。人们更不知道的是，这项发明它将彻底改变未来人类对生命的看法，进而影响人类的发展方向。

第一节 好奇的人类

任何人的一生中都有许多困惑，有人困惑于名利，有人困惑于情感，而我的最大困惑则是“我究竟是谁？”这样一个“愚蠢”的问题。



我的困惑

我的困惑是来自生活中的几次普通的体验，其实这种体验不但我曾经有过，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。我不想欺骗别人，更不敢欺骗自己。下面就是几个真实的事例：

例一，我18岁离家上大学，之后是工作、读研究生、工作、读博士、工作，总是生活在不同的地点，平时没有时间回家，回家也没有规律。当时通信技术还很落后，家里没有电话，更没有手机，平常只是不定期给家里写信。然而，每一次回家都让我很难忘。

有一次大学放假回家，事前并没有告诉家里我哪一天到。等下了火车，出了站门，看见老父在寒风中等候。我很奇怪，父亲说：“你母亲今天一早就知道你要回来，非让我来接你。”回家问母亲，她只是说：“我就是知道你今天要回来。”

还有一次，我硕士毕业已经工作，由于工作的需要，单位决定让我临时回去一趟。这次我没有坐火车，而是搭乘顺路车。等我走到家门外的胡同口，看见父母站在路边正在张望。父亲说：你母亲知道你今天要回来，可接火车没有接着，白跑一趟。刚才她又说你肯定回来的，非要走出胡同来接。

母亲的爱让我终生难忘，虽然她已经因病去世，可每当回想起来都会让我落泪。但我始终不知道母亲每一次的感觉都来自何方，她自己也不明白。

例二，这是一个梦。1991年3月，我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隋唐专业博士生，当时张广达先生招生，这是我第二次报考这位导师了，考试日期大约是5月份，虽然拿到了准考证，但心里没有底。大约就在这一个月，有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：

有一条浅浅的大沟，两边坡度很缓，满地的青草，绿茸茸的。我带着我儿子，顺着大沟向前走。沟的两边缓坡上，种着一排高大的核桃树，上面挂满青色的果实，每一棵树下都站着一个人，他们的身边有高高一堆从树上刚刚摘下的果实。我们一边看着大家，一边往里走，当走到沟的尽头时，那里有一棵大树，树下没有人，树上只结着两个青色的果实，但比一般的果实要大许多，状若篮球。梦里有一个提示说，这就是我的树、我的果，但它们还没有成熟。于是，我和儿子就在树下绿茸茸的草地上打滚撒欢，等着树上的果实成熟。此时梦醒。

临近考试日期，更加心烦意乱，也许是害怕考不上，怎么也不想去考。联想起之前那个奇怪的梦，最终我没有参加本年度的考试。人总是这样，失去了就觉得可惜。考试的那两天，我坐立不安，总觉得没有去考试是个错误，若考了一定能考上。

但考试日期结束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样子，我意外接到了一纸通知，是在考前由北京大学发出的。通知说：我报考的那位导师因故不能招生，当年招生名额取消。

例三，这件事还是和梦有关。我有一位姓黄的朋友，没有工作，经常打麻将。说来难以相信，此人虽然经常征战牌桌，但居然赢多输少。

2001年春节刚过，我从内蒙回来，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正是关于我朋友打麻将的事。梦的情节很简单，我朋友正在打麻将，旁边有一个声音说：一万七！一万七！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给她打电话说：你注意！两个月之内，你会在麻将桌上一次赢一万七千元左右，到时候可要请我吃饭啊！

话虽如此，但我并没有特别在意，过一段时间也就把这事忘记了。因为我知道，这位朋友虽然经常打麻将，但赌头都很小，一次赢上万的可能并不大。

大约是四月底的样子，突然有一天下午，我朋友打来电话，兴高采烈地要请我吃饭。一问方知，她在几个小时之内真的赢了一万八千一百元，但有一部分是赌债。

我相信，在生活当中许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经历，也曾听许许多多的朋友谈起过类似的经历，也许是个梦，也许是一种感应，或者是困境来临前莫名其妙的烦恼。只是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，更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原因。

但我却不能忘怀，因为我太好奇了。为什么梦中会告诉我未来的事情？为什么母亲会感知我的归来？我的大脑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吗？为什么这些经历可遇而不可求，更不能人为地重复？为什么现代科学对此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？人究竟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而活着？

也许有人会说：这是巧合！没有什么科学性。但我不相信，因为在我的一生中，每当生活发生变故之前，总有类似的梦境出现。第一次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偶然，第二次我们也可以将它看成是巧合，那么第三次、第四次呢？

然而真正让我困惑的并不是母亲的感觉和梦境，而是人类生命的真相。

大学时我是学政教的（包头师专政教系），哲学、逻辑学是主修课，知道人类意识、思维的基本原理，但就是无法说服自己。这世界也许正是如此，说服别人相对容易一些，但说服自己却比较难。我不能接受说不通

的信仰，更不想不求甚解地走向死亡。

读研究生、读博士的年月，这个困惑依然如影相随，挥之不去。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，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，有科学著作，有哲学著作，有社会学著作……但始终没有找到令自己心悦诚服的答案。我也曾请教过那些饱学大儒，但没有人说服我。

其实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思想，最早都是从解释一些个人的处境、困惑开始的。老实说，在“人类生命结构”这一点上，我并不相信科学的所谓“真理”。真理不仅在定义完好的“科学”概念之中，她一定也在别的什么地方。



难以解释的生命现象

小时候跟父亲出去打猎，猎取的对象是现在已成保护动物的黄羊，那是内蒙古大草原上生存的一种野羊。好在我们枪法奇臭，转了一整天也没有打到一只羊。晚上就寄宿在一户牧民家中。在闲谈中得知，此户人家中有一个叫柴登（音）的小伙子，年方十五，据说枪法极佳。在许诺了一定的报酬之后，柴登同意帮我们打羊。

第二天，柴登领着我们悄悄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，上面有一块大大的岩石，我们就隐蔽在岩石的背后。视线越过一条窄窄的山沟，对面就是另一座小山的山顶，山顶上同样有一块突出的岩石。

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，一只黄羊越上了对面的岩石，此时柴登的枪响了，那只黄羊一头栽了下来。山的对面扬起了一片尘土，想必那一群黄羊听到枪声已经逃跑了。我们几个欢呼起来，正准备冲过去拾取猎物时，柴登马上摆手让我们安静。他说：这黄羊十分好奇，过一会儿它们肯定会回来看个究竟。

果然没多久，一只黄羊又越上了对面的岩石……

看来，好奇是动物的普遍性，也是动物的某种天性，只是在不同的物种进化中，好奇心起到了不同的作用。黄羊因为好奇而送了性命，人类却因为好奇而发明了步枪，结果射杀了黄羊。生物学的研究表明，生命等级越高，好奇心也就越重，一群蚂蚁的好奇心，远远不如一只大象。海豚的好奇心很强，所以它成了海洋中最聪明的动物。

在地球上所有动物当中，人类的好奇心是最重的。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呆呆地抬头看天，可能不久满大街的人都会抬头望着天，这就是好奇心。好奇心是人类走到今天的根本动力之一，因为好奇，牛顿发明了万有

引力，同样是因为好奇，人类从蒸汽机时代一步步走到了原子能时代。好奇心让人类积累了无数的知识，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明。

一切的好奇都起源于提问，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因为孩子是提问的高手，他们一天到晚总有问不完的问题。我们的知识就来自不断的提问：为什么天是蓝的？为什么地球是圆的？为什么鱼可以在水中游？为什么宇宙中有辐射背景存在？为什么基因是双螺旋结构……于是有了战国时期屈原的《天问》，有了现代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

人们常用“所答非所问”来回应那些不正面回答问题的人，因为在人们的大脑逻辑中，“问”与“答”必须有某种逻辑关系，答是对问的回应。在空山之中，我们大喊一声：“你好吗？”山谷会回应我们同样一句话，这就是问与答的必然关系。

换句话说，回答都来自提问，有什么样的提问，就会有怎样的回答。假如我们将这个结论扩大到人类的认知领域，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人类今天的所有知识，都是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某种回应。当我们问：人类的身体是由什么构成的？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基因。我们再问：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？回答必然是血红蛋白含有一定数量的铁，等等。

然而，如果说，“人类的知识都来自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应”，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：

第一、由于自然只是被动地在回应提问，也就是说自然的回答很可能并不是自然的全部，它只回答了能够满足人们提问的一小部分。一个完整的蛋糕由奶油、面粉、巧克力、糖、水、鸡蛋等等构成。如果问蛋糕：你有多少巧克力？它会回答说：有234克巧克力。此时你知道了蛋糕中的巧克力成分，但绝不会知道其他的成分。

第二、由于提问与回答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，全面、准确的提问，是获得真理的前提条件，而相对于无限的宇宙而言，我们的提问总是有限的。比如，我们认识一个人，都来自我们时时的提问：这个人男是女？品质如何？有多少潜能？发展方向如何……但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问，不断得到回答，但最终我们还是很难彻底了解这个人。这说明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问，但我们的所有提问还是有限的。

1927年，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，对虚空中穿行的一个粒子，我们最终是无法全面认识的，因为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能同时被测量，要测准一个，另一个就完全测不准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测不准原理”。

测量就是一种提问的方式，而“测不准”则是自然对我们提问的一种答复，即自然只回答提问的一部分内容，而不会完全回应提问。因此说，

我们凭借所谓科学提问建立起来的知识大厦并不是完美的，其中既有提问方式的限制，也有回答提问的制约。

好啦！我们谈提问与回答的关系，并不是想讨论哲学问题，枯燥的哲学还是留给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吧。我们只是想从这个角度出发，考察一下目前我们究竟对自己的身体、生命结构、生命真相等知道多少。我们可以不关心宇宙中的黑洞如何吞噬星系，也可以不关心地球升温以后的严重后果，但我们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。

如果用上面的角度来看目前科学对人体生命的认识，结论依然是：今天我们对生命的看法，只源于我们固有的提问。在这个结论里，自然包含着另外一种可能：我们的提问有可能是不全面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比如说，为什么我的母亲能感应到我回家的日期？为什么梦里可以展现还没有发生的事件经过？目前的科学提问就不能涵盖以上事实。

事实上，从古至今，在人类生命的过程中，有许多奇异的生命现象用目前的提问方式是无法得到答案的。这些生命现象归结为一个提问：我是谁？你又是谁？



你是谁？

古斯都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神奇并不违反自然，它违反的只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。”人类异常的生命现象正是如此，它原本就真实存在，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因而探索“神奇”，在任何社会都不应该是一种“罪过”。

牛顿在晚年致力于宗教研究，很多人认为他误入歧途。以牛顿那样的智慧当真是误入了吗？其实不仅是牛顿，还有许多科学大师都痴迷宗教，有些甚至中途转变了研究方向，专心致力于与宗教有关的研究。我们不能误解了这些科学巨人，他们一定是在寻找什么。

在漫长历史中，不但有个人不断介入特异生命的研究，许多世界上著名的大学也曾设立过研究机构，专门研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生命现象，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——超心理学，印度还专门给此类研究授予正式学位。

19世纪20年代，美国、英国和苏联的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，相继开始了对人体潜能的科学实验。1935年，美国杜克大学的专门实验室，首先采用特异心理学一词来定名人体潜能研究。1957年，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特异心理学联合会，并于1969年被接纳进美国科学促进会。

美国杜克大学的赖恩博士是研究超心理学的先驱，他的课题是透视或

遥感之类的特异功能感知，而方法则是统计学的，比如他要求受试者从纸样的背面判断正面的图画或符号，然后对大量实验结果进行统计。赖恩将人类心灵能力分为四类：遥视、传心术、预知、心灵致动。赖恩同时发现心灵能力的显示需要有利的环境，需要处于轻松的、最自然的状态中。

1946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成立，从事遥感、遥测方面的研究，1970年从斯坦福大学里独立出来，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军方。

1948年，美国杜克大学超心理学创始人赖恩博士，发表了《心理范畴》一书。书中第一次对人类超心理现象进行了科学研究。我们不用管他的结论是否正确，只看他在书中引证的一个真实事例：

这是一个关于梦的实例，提供人是赖恩博士的好友L博士。“我在少年时代，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，救了我的生命。我预定坐汽车到巴临顿旅行，可是旅行前晚，我梦到汽车翻覆，我被汽车暖房压在底下——当时汽车暖房设置装的是煤炭设置——我全身重伤。梦后，我考虑结果不敢妄自旅行，同时将此事告诉别人。果然不错，当天的汽车翻覆，乘客被暖房设置烧死。”

关于梦的预见性，我们不用翻看江湖术士们写成的带有广告色彩的“梦书”，只要翻翻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的书信、文集，就可以找到确定的答案。

爱因斯坦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，他的相对论对20世纪的人类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但爱因斯坦本人却将他一生的科学成就归功于一个年轻时代的梦：他梦见自己用雪橇沿着陡峭的山坡滑下，越滑越快，当他接近光速时，他意识到头顶上的星星把光折射成从未见过的光谱。这一情景，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在他发明了相对论以后，他曾经认为，其实自己一生的科学追求，都来自对年轻时那个梦的沉思，这个梦给他的整套理论提供了一个“思想实验”的基础。

20世纪另外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是波耳，他创造了量子理论，并获得诺贝尔奖。但据他自己回忆，量子理论的发现，与梦有密切的关系。当时他正在研究元素周期表的一些问题，例如为什么在氢和氦之间没有过渡元素？此时他做了一个梦：几匹马正在比赛，所有的马都在用白粉标出的道路上奔驰，只要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马允许改变跑道。如果有一匹马沿着白线跑，踢起白粉，它就被立即罚下。他醒来时意识到，“跑道规则”象征着他的问题答案，当环绕原子核作轨道运行时，电子就像马奔驰在跑道中一样，它必须沿着规定的路线运行，而运行电子的路线则由量子来决定。在梦中经验的提示下，波耳创造了他的量子理论。

关于苯的分子结构的发明故事，我们已经很熟悉了，用不着一再重复这个传奇的梦境。值得我们钦佩的是，苯分子结构的发明人凯库勒，他在1890年的科学讨论会上说过的一句话：“阁下，让我们跟梦学习，那时也许我们将获悉真知。”

以上几个事例都取自权威人士，是为了更具说服力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大量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，远比以上这些更精彩、更具体。

由此可见，我们每一个人，都不仅仅是一堆堆有序的蛋白体，一条条结构完好的基因链。同时，我们还是另外什么“东西”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身体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结构，存在另外一种非物理性质的力量。这才是真正的“我们”。

以前工作时有一位同事，总不满意自己的处境，总想自己能做些而且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于是向领导提议：有什么大事告诉我？领导回答说：有大事还能告诉你？我自己做去。

人总是希望一生中能干出几件轰轰烈烈的事，最好能青史留名，最不济也要轰动一时。其实对于许多人而言，“治国、平天下”这样的大事，是没机会干的。一生中如果能做一两件让自己满意的事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我最想干的事，就是解答自己的困惑，而不想稀里糊涂去死。

第二节 中医学是人类的奇迹

不了解，往往容易产生神话。在古代的人为宗教时期，许多神仙都是这样产生的，比如，当人们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就出现了雷神，一个奇形怪状的类人生物，一手举槌，一手提锣之类的东西，槌击打锣面，那巨响就是雷声。

在西方人眼里，东方同样是神秘的，这里有许多他们搞不明白的东西。佛学经典的奥义，许多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……一根细针可以对300多种疾病产生疗效，在西方文明的词典里同样无从查考。

如果说，以西方人那种才智，还可以理解中国的前四项发明并加以利用的话，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中国人这第五项伟大的发明。历史上，西方从来没有完整接受过中国的中医学，这就是证明。在他们看来，中医的神奇，只有在神话中才可以找得到，而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，所以他们最早将针灸视为可笑的“魔针”。

但每一位中国人的一生中，都或多或少要从中医里获益，我们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亲身体会中走进了中医。

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年得了感冒，父亲带我去厂医那里看病。厂医姓李，是父亲的老友，两人见面十分亲热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他们聊天的话题是“炸鱼”，就是用炸药抛进湖里炸鱼。

在聊天的过程中，姓李的厂医给我打了一针，当时觉得很痛。打完针往回走时，脚后跟就不能吃劲，踮着脚走路。回到家以后，腿很痛，但又说不上具体哪里痛。后来一检查，方知是一针打在坐骨神经上。神经受伤真不是个滋味，心里十分烦躁，站着难受，坐着难受，躺着也难受，但就是不知道哪里不舒服。

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，内蒙的医疗条件很不好，跑了好几家大医院，都说治不好，家里很着急。大约快三个月的时候，我有一太姥爷来访，是位祖传的中医。我母亲告诉他病情后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真是幸运，过了一百天，我就没办法了。”结果开了一服中药，只有三味药，药是我自己去抓回来的。我记得此药一副0.18元，煎出来是粉红色的，极其难吃。但只吃了三服药，病就好了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再也没有发过病。

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中医，从此以后，中医的“神奇”就在心里扎下了根。以后，随着阅历增长，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医的“神奇”。

2000年春节刚过，一场罕见的流感袭击了西方国家，大约有百万人住院治疗。由于这场流感来得迅猛，而且病毒具有抗药性，一般西药效果并不理想。于是一些国家纷纷从中国空运板蓝根中药。西方人使用中药毕竟少，一用之下，效果出奇的好，药到病除。此事在西方媒体曾掀起了一阵波澜。

以上几例，还是神奇中医海洋中的几滴水，它们只能使我们望见冰山的一角而已。中医之奇，首先在于它的诊法先进。看病首先得知道病，然后才能治病。知病的过程，就是一个诊断的过程。如果诊断错误，牙医就会将好牙拔掉，而留下病牙；外科医生就更可怕了，他很可能一刀下去，切除一个完好的器官。

西医诊病，一般是通过测量人体各部位的数值，并将这些数值与正常值加以对比，然后作出判断。但这种诊断方法太机械，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险，那就是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。

法国1963年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，结果发现误诊率高达45%，也就是说，当一百位走进医院的病人，很可能有近一半人被误诊，误诊的结果必然是错误的治疗；27年后的1990年初，美国的一家医院又报道了一千例

尸检结果，统计后发现，误诊率依然高达40%。西医的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，虽然与技术水平有关，但更重要的是与西医的指导思想有关，因为人体数值的变化原因是复杂的，几个数值有出入可能并不代表器官出了什么毛病。机械地去寻找两者间的逻辑关系，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误诊。

西医的这种诊断方法，不但误诊率居高不下，而且只能是永远做疾病的奴隶，因为它不能预测疾病，就更谈不上预先防治了。

中医则可以通过脉象、手相、面相，对病情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。统计资料表明，中医各项诊断准确率很高，如舌诊的准确率一般在94%左右。不但如此，中医的各项诊断方法还可以预测疾病发生。

《甲乙经序》记载：汉代名医张仲景医术高超，曾著有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。有一次他遇到当时位居侍中的文学家王仲宣，此人当时年仅二十有余。张仲景对他说：你有病，而且很深，现在属于潜伏期，如果现在不吃“五石汤”，你四十多岁的时候病会发作，发作时你的眉毛先掉，然后危及生命。王仲宣凭着自己年轻身壮，根本听不进去。等他四十多岁时，果然疾病发作，眉落而死。

像如此长期的诊断预测，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，但它确是真实的。我父亲40多岁的时候，那位太姥爷，当时就预测我父老来会得高血压，并开出一方以求老年平安。然而当时家父工作忙，家里人也未当一回事，此事就给放下了，此方至今犹存。到家父六十多岁时，果然患高血压，并发展成了脑血栓。可见对于古书的记载，切不可存有偏见，不能以我们已有的经验否定其真实性。

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记载：晋国有一个巫医，名叫桑田。晋景公得了重病，召桑田来诊断。桑田仔细诊断后说：大王呀，您这病很重，活不到吃新下来的小麦那个时候。晋景公根本就不相信。等到小麦刚熟，景公命令赶快收割，然后命令厨房用新小麦做一顿饭。但还没有等到厨房做好，晋景公就感觉肚子发胀，急急忙忙去上厕所，后来竟然死在厕所中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方技传》记载，华佗曾对一病人说：你病得很重，而且病在腹部的深处，想治好你的病，就必须做手术。可是你的自然寿命仅有10年，在这10年中，病不会要了你的命，我看你还是忍着点，用不着挨这一刀。此病人果然10年后自然死亡。

不但在诊断技术上，中医远胜西医一筹，而且在治疗水平上，中医的发展程度及取得的成就，也丝毫不逊色于西医学。比如说，西医学对外损伤、细菌感染类疾病有特殊疗效，但对慢性病几乎没有什么效果，而中医学却对慢性病，甚至某些遗传性疾病都有特殊疗效。

可以这样说，中医学可以囊括西医，因为中医的治疗技术中有一部分与当代医学是相同的，比如说手术的方法。但西医学无论如何不能涵盖中医，因为在西医里根本找不到一点中医的影子。所以世界可以没有西医，但万万不能没有中医学，否则人类文明的损失就太大了。

有人说血液循环理论是17世纪英国人哈维发明的，其实不对。血液循环理论是中国人在公元前发明的，《黄帝内经·灵枢》里明确记载：人体中的营血卫气“营周不休……如环无端”，英国人哈维在1700多年以后，才提出了理论假设，又过了50多年，人们才借助其它仪器，确定了血液循环概念。

免疫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支柱之一，但最早的免疫学思想和实践却诞生于中国。东晋时期的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记载，如果用疯狗的脑髓涂在被其咬的伤口处，可以防治狂犬病，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学方法。因为研究表明，狂犬病毒几乎都聚集在脑神经组织中，因而疯狗脑髓就自然具有了免疫物质。

说起来令人伤感，人类与疾病斗争了几万年，但真正认识并治愈的疾病却少得可怜。所谓的真正认识和治愈，是指发现了疫苗，注射一次，就能终生免疫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，大约只有二十几种疾病达到了这个程度，其中天花就是一种。天花是世界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，以牛痘接种术消灭天花，是迄今为止，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。

现代人一说起牛痘，都说英国人琴纳在18世纪发明的，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，最早的牛痘接种技术出现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印度，但后来此技术在印度失传。大约在公元10世纪宋代时，中国人发现了人痘接种术，到17世纪，中国的人痘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，有了旱苗法和水苗法之分，特别是水苗法，其成功率和安全性一点不亚于现代的牛痘术，当时此法传播甚广，俄国政府曾派专人来中国学习此术，后来传至现在的土耳其，并由此传向欧美。有文献资料为证，18世纪初，英国驻土耳其钦使夫人将此术带回英国，琴纳正是在改进中国的人痘术以后，发明了牛痘术。

此外，腹腔穿刺术、清创缝合术、止血术、麻醉术等都是中国人发明，但最后发明权都没有冠以中国名字的医疗技术。现代西方国家总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法，但它们从来没有想过，它们自己的许多发明都是窃取东方文明成果，这笔账该怎么算呢？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，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是文化侵略。

其实中国人在古代，曾经取得了令当今世界刮目相看的医疗成就，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成就，我们试举几个例子：

《史记·扁鹊传》记载：俞跗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医，但他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，目前还不清楚，只知道他是一位很古很古的医师。此人医术极高，“割皮解肌，诀脉结筋，搦髓脑……湔浣肠胃，漱涤五脏，练精益形”，无所不能，其中“搦髓脑”就是作开颅手术。其实，中国古代做开颅手术的不止这一例，据记载太仓公就曾打开人的颅骨将大脑重新安排，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50年。

这些记载真不真呢？许多人都认为它不真实，在正统的医书上没有哪一位专家认为它可信，因为人们无法想象，在遥远的古代怎么能有如此高的医术呢？为此我们再举一个例子。

1865年在法国发现一片圆形头盖骨，属于石器时代，后经解剖学家保罗·白洛嘉教授鉴定，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：早在石器时代，人们就在进行脑外科手术。后来世界各地又发现了数百件颅骨证据。

对于这个事例人们信不信呢？大约相信的人多。因为它既有实物证据，又有专家的证词，令人不得不信。但如果法国人在石器时代可以做开颅手术，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开颅手术就不可能是真的呢？从中国古代辉煌的医学成就看，我们相信这类记载有它真实的一面。试想，一个连经络都可以在解剖学上实证的民族，做几例开颅手术还不是小菜一碟？

中国史籍中还有许多神奇的医案记载。例如，《稽神录》中就记载了一则治愈肺结核的病例：“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，转相染著，死者数有。或云，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，其病可绝。顷之，其女病，即生钉棺中，流之于江。至金山，有渔人见而异之，引之至岸，开视之，见女犹活，因取置渔舍，每多以鳊鱼食之，久之病愈，遂为渔人妻，今尚无恙。”

以上这些记载，大多数与现代医学沾点边，为的是读者好在对比中理解。其实中国医学的伟大之处，完全与现代医学不沾边，比如说，经络学就是中医里最神奇的部分，它与现代医学根本走的就是两条路，没有丝毫可比之处。世界许多国家作了许多项实验，只证明了一点：古医书记载的经络是真实的。究竟经络是什么，到现在也没有人说的清楚。就好像在学校里，老师拿来一道题，这道题的结论是明确的—— $1+1=2$ ，只要求学生证明这个结论。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，这份卷子还没有交上去，到了今天，大家只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：老师拿来的题是正确的！

关于中医的优点，不需要专家的总结，我们从日常的接触中至少可以感受到如下几点：

第一、中药的毒副作用小。

中医从来没有说过中药无毒，祖先早就告诉我们“是药三分毒”，所